

6 | 文史博览

战地记者回忆艰苦的上甘岭战役，许多坑道里，志愿军战士每人每天只能吃到半块饼干，许多人喝不到一滴水，坚持坑道战阶段的立功标准是：

“谁能送进坑道一个苹果就给谁立二等功！”

战地摄影记者忆当年上甘岭战役

即使对战争史毫无了解的中国入，也会因为电影《上甘岭》及那首插曲《我的祖国》而知道抗美援朝战争中的上甘岭战役。电影固然好看，但它终究是后来的艺术作品，而不是现场的真实记录。了解这场战役的人可能会说：“那个年代、那样惨烈的战斗，不可能顾得上照相之类的事儿。”事实上，在英勇的上甘岭志愿军战士中，真的有战地摄影记者，其中一位就是高亚雄。本文系高亚雄的回忆。

我当时是15军（军长是秦基伟，145师（师长是崔建功）的摄影员，那时每个师都有专职摄影员。那时不叫记者。上甘岭战役中我也在坑道里，在总共43天的战斗中，我近20天在前沿阵地。坑道里被炸得一直在掉土，没有任何亮光，空气混浊。坑道里大小便不能及时处理，烈士的遗体不能及时掩埋，硝烟味、硫磺味、血腥味、尿尿味弥漫在坑道里，让人窒息。坑道里最缺的是水，压缩饼干根本就咽不下去。有的时候甚至要喝尿，但因没水喝，尿也很少啊……

当时中朝军队已经转入战略防御，并在上甘岭地区构筑防御工事近一年的时间。美军第八集团军总司令范佛里特原计划只用两个营的兵力、5天时间、伤亡200人便拿下上甘岭。

1952年10月14日凌晨3时30分，美第八集团军司令范佛里特通过美联社驻汉城记者向全世界宣布：“金化攻势开始了（指上甘岭攻势）！”半个小时后，美第八集团军第7师和配属的韩2师的16个炮兵营的300门大炮、40架飞机和120辆坦克，向上甘岭597.9和537.7两个高地发射炮弹30余万发，投炸弹500枚。我军表面工事几乎全部被毁。

“谁能送进坑道一个苹果，就给谁立二等功！”

我也随部队上了前线。我虽然是摄影员，但是在那样的条件

王羲之的一生就是个谜：

父亲生死不明 自己生卒不详

王羲之的一生就是个谜。他在后人的印象中似乎是清晰的，是个风流倜傥的大才子；慢慢走近，却发现越来越模糊、朦胧，难以捉摸。东晋有两次大的“帮派”斗争：王导和庾亮、桓温和殷浩。王羲之站在哪一派，让人看不清楚，于是在两派斗争的漩涡中浮沉，受尽无穷的折磨后，心灰意冷，看破红尘，和初恋伤心分手。来说说他的谜。

他的父亲生死不明

王羲之的祖籍在琅琊（今山东东南），后来搬到会稽山阴（今浙江绍兴）。他的父亲叫王导，是王导的堂弟。

西晋末年，司马睿还在北方，和王导等人在屋子里密商将来路在何方。王导“做过丹阳太守，对南方非常熟悉，他建议到江东。司马睿、王导才下定决心渡江南下；他也算得上东晋成立的开国功臣之一。

309年，西晋的“军队总司令”司马越派王旷去救壶关（今属山西长治市）。第二年，大军在壶关南面的长平（也就是当年秦将白起坑杀40万赵军的地方）遭到刘聪伏兵包围，晋军大败，另两个将领战死，王旷却下落不明。

按理说，他为国捐躯，也算一位烈士。但奇怪的是，后来元帝司马睿没有追封他，王敦、王导等人绝口不谈此事。王羲之被问到时，也是支支吾吾。

那有另一种可能，他投降了敌军，成了叛徒。但对于这样的大人物变节，匈奴人也应当大张

下也很难拍到好照片。大部分战斗是在夜间进行的，我只有在白天反击的时候才能拍。现在看到的这张照片就是在一次白天的反击中拍的，而且只拍了一张就又回到坑道里。照片上的战士我都不认识了，因为伤亡太大，为了保持部队的番号就不断地补充人员，连队不断地在重组，只知道是45师的。

高地失而复得，得而复失，终因敌强我弱，弹药供应不上，志愿军被迫转入坑道，坚持斗争。坑道战比阵地战更艰难。敌人利用有利地形对15军坑道采取筑垒封锁、石土堵塞、轰炸爆破、断绝水源、施放毒剂和烟熏等毒辣手段，妄图消灭坑道中的志愿军。

坑道战是艰苦的。许多坑道每人每天只能吃到半块饼干，许多人喝不到一滴水，只好互相喝尿来解除难忍的干渴，官兵们还戏称为“光荣茶”。战士们把饼干放入嘴里能把舌头割破，人丹放在嘴里竟化不了。由于医疗条件差，许多伤员牺牲在坑道中。有一个坑道，10多名战士直到饿死，还端着冲锋枪守在坑道口。

“谁能送进坑道一个苹果，就给谁立二等功！”这是上甘岭战役坚持坑道战阶段的立功标准。两个高地的各个坑道，距五圣山主峰最近的地方500米，最远也不过1000多米，但要通过10道封锁线。即使到了坑道口，要进去也很难，每走一步，都可能流血牺牲。派去一个班，活着进坑道的只有三分之一，为送一壶水，甚至要付出几条生命。15军后勤部在如此困难的情况下，组织机关和部队靠“匍匐运输”“接力运输”等方式，将3万发击炮弹和大量食品、物资送入坑道。整个上甘岭战役运输人员伤亡就达1700余人，占我军整个伤亡人数的14%。秦基伟曾对刘继贤说：“打罢上甘岭，给后勤记头功。”

11月11日15时45分，志愿军的榴弹炮、火箭炮、迫击炮、山炮、野炮，以排山倒海之势向敌军倾泻。秦基伟指示炮兵要巧妙地运用火炮的威力：15时45分炮火进行第一次急袭后，停歇5分钟，再急袭5分钟，然后假意发出步兵攻击信号，但并不冲锋，把敌人引诱到前沿工事后，才使用火箭炮覆盖，几十门榴弹炮也一起轰击。这

旗鼓地宣传，敌方也没有任何记载。

王旷就这样活不见人、死不见尸，凭空从地球上“消失”了。至今无人知道他“穿越”去了哪里。

他的生卒不详

王羲之在当时就已经是“超级巨星”。但是，他究竟生于哪一年、死于哪一年，不得而知。许多比他名气小得多的二三流“明星”，一生走过的痕迹都定位准确，而他像一个天外来客，不知道是哪一年“降临”到人间，又是哪一年“飞”走的。

一般认为他生于303年，也就是西晋末年（“八王之乱”306年结束，西晋316年灭亡），死于361年，也就是兰亭聚会的8年之后。

还有种说法是生于321年，死于379年。

居然相差了近20年，让人觉得匪夷所思。原因就是史料记载太模糊，只能从别人的言行中寻找他的身影，然后再一节节拼凑，当然就存在了争议。

一般通行的说法、也是本文采用的是前一种。

他童年的生活不明

王羲之是“高干子弟”，应当有幸福的童年，然而小时似乎是不幸的。

他从小丧父，由母亲抚养长大。患过癫痫，就是俗称的“羊癫风”。几乎每年都会发作，是怎么治好的也不清楚。性格内向，不怎么会讲话，有人怀疑他有口吃。所以他的“小学生涯”是默默无闻



志愿军跨过鸭绿江



志愿军战士在坑道中接水喝

几次急射，1万多发炮弹铺天盖地落到敌人阵地，537.7高地北山一片火海，地堡飞上了天，铁丝网被炸断，敌人的尸首四处飞扬。

战斗共持续了43天，双方共投入了10多万兵力。原本是个局部规模战斗，竟发展成了一个著名的战役。战斗中，“联合国军”向上甘岭两个小小的山头共倾泻了190万发炮弹和5000枚炸弹，最多的一天高达30万发炮弹，平均每秒钟就达6发，每平方米的土地上就有76枚炸弹爆炸。整个上甘岭战役中，志愿军先后打退敌人900次的进攻。志愿军伤亡11529人，伤亡率在20%以上。而“联合国军”伤亡25498人，伤亡率在40%以上。这样的伤亡率和日平均伤亡数，对美国人来说是个极其可怕的数字，因为美国认为伤亡率

最高的太平洋战争中的硫磺岛战役，也只有32.6%。就战士们所谓的“一年来最强大的攻势”，以彻底失败而告终。

战士们愿意照相，他们说，呛就呛点吧



夫子庙王谢故居里的王羲之像

的。

一直到13岁，突然由“青蛙变王子”。他去建康拜望周顒，周顒和他闲聊，觉得深不可测。大家一起坐下来吃饭，王羲之只能坐在末座，但大家惊讶地发现，周顒把烤好的牛心先割下来送到他面前。王羲之在名士之中开始露出尖尖角。

就在这一年，他认识了周顒的女儿周莹。两人一见钟情，相互倾慕。花前月下，难舍难分，度过了6年最快活无邪的时光。

322年，王敦攻进建康，处死周顒。王家成了谋杀亲舅的凶手，两人的恋情在撕心裂肺的泪水化成如烟往事，从此人各天涯，再无见面的机会。4年后，他坦腹东床，成了郗家的女婿。已经24岁，属于晚婚的大龄青年了。他走向婚姻殿堂的那一刻，周莹在何方？还是在孤独的房间里伤心痛哭？不得而知。

上照相机，是个“双枪手”。我和另一个搞摄影的在坑道里共享一个炮弹箱，在这上面可以蹲坐。坑道里空间很小，有时挤得像过节时的火车厢。不冲锋的时候我就在坑道里拍，那时坑道里黑黑的，还没有闪光灯，只有镁光粉。用火柴一点就“扑”的一声，还有白烟，很呛。尽管这样，战士们还是很愿意照相。他们说，照吧，呛就呛点吧。

有一次我和那个搞摄影的一块儿走，半路上那位说要方便一下，我们就找了个隐蔽的地方，正在方便时，敌人的炮弹就铺天盖地地把我们刚才的路炸了个稀烂，我们庆幸自己命大。

我在朝鲜受了两次伤，一次是炮弹片打到眼睛旁边，还有一次是打到腿上。另一个宣传队的副队长乔松亭也和我一样被打到了眼睛旁边，他牺牲了。拍完了我就把底片交给了通讯员，由他交给军里，冲洗后由他们负责发稿。上甘岭战役时我才19岁，许多战友很年轻就牺牲了。战士们经常在坑道里说，“活到20岁就够本了！”可见伤亡有多大！像黄继光那个连队，就打得只剩5个人。炮弹一来，一下子几个连队就没了。我能活着就不错了，幸存的老战友如今还经常联系，战场上的感情是最真挚的。

上甘岭的照片总共用了20多张，照片都在哪里发的我也不知道，反正发了不少。有一次我也知道了700多元稿费，而那时我的工资才21元！后来这些底片在哪里我也不是十分清楚，有些可能在军事博物馆，有些可能在解放军画报社。朝鲜战争之后我们出版了一本画册，里面也用了我的不少照片。

今天看来，那个场面应该是能出很多好照片的。有一名战士叫王仕佑，他带着另外两名战士一直在坑道里，战壕里穿梭着打，先后消灭了几百个敌人！回来时浑身是土和血，什么也听不见——耳朵早被震聋了！那形象多感人啊，可惜我就没想起来拍，只拍了他在坑道里给祖国人民写信的镜头。假如有现在这样的技术和观念，那我一定会拍很多照片的。这是我最大的遗憾，是“时代性的遗憾”。

（摘自《解放日报》）

谈到拍摄，高亚雄回忆说：

上甘岭是个朝鲜的小村子，就是两个小山头。我有一部从解放战争时期缴获的莱卡3型相机，还有一盘阿克发黑白片——那还是在国内战场上我们的战士缴获的两盘胶卷之一。另一盘战士们不知是什么，就给打开了，全曝光了。整个战斗期间我就拍了100多张底片。那时也没有意识到要多拍。上战场时我还有手枪，加

庾恽听到消息，大为恐惧，饮毒酒自尽。但这里面让人不解，如果害的王允之，要这么明目张胆吗？

王允之也觉得事情闹大了，上书朝廷，请求辞职。并写信给庾亮的弟弟庾冰（此时庾亮已死），要求面谈，希望双方能和解。

没想到庾冰做得也绝，拒绝见面，并顺水推舟，同意了他的辞职，任他为会稽内史，由省级高官降到市级。王允之非常不满，不久郁郁而终。

感到自己被庾家骗了

庾冰脸上挂不住，好像是他杀死了王允之。为了弥补和王家的裂痕，他把刚刚空出来的江州刺史位置给了王羲之。

庾冰是“一子两用”：一是表面上给了王家面子；二是王羲之曾是庾亮的长史，依然在庾家的掌控之中。

朝野上下似乎都在问王羲之：你到底是谁家的人？更让王羲之尴尬的事发生了。

朝中局势风云变幻，褚蒜子刚刚成为皇后，父亲褚裒一心想到地方上，于是被任命为江州刺史，王羲之上任不足两个月就被挤了下来。

“国丈”下放到省里，情理是说得通的。但问题是褚裒和庾冰是表兄弟，是亲戚。王羲之才华横溢，才子就必定敏感。他怀疑庾家为了报复王家，先用他、再抛弃他，故意耍弄、羞辱，让他在全国人民面前栽了个大跟头。从此，他对仕途心灰了大半，基本是退隐山林。（摘自《扬子晚报》）

古人的脸面：

明朝皇帝为美白扑粉 王安石脸黑不在乎



王安石

自古以来人们对脸就很重视。重视到什么程度呢？说了可能好多人不相信，明朝皇族见人，也是要化妆的。《茶香室续钞》援引明朝文献说，原以为皇帝的帽子，都用珠宝，但不用翠。可是也见过藩王家里有喜事，王爷头上簪花两枝的，还都是翠做的，所谓翠花。一问内侍，才知道皇帝在后宫中也簪花。《万历野获编》的作者沈德符说，他到都城，和太监们聊天儿，谈到皇帝上朝前一定要在脸和脖子上扑粉，这样显得更加严肃。扑粉和严肃沾得上边儿

一掌故

“第一夫人”并不特指总统夫人

各个行业有影响的或者权力大的妇女以及州长的配偶也可以称“第一夫人”



多莉·麦迪逊

□蒋凡子

在美国，“第一夫人”的称呼已经被公众、新闻界、政界普遍使用，其实，不仅是美国，其他国家男性政府首脑的配偶也开始被称为“第一夫人”。在所有国家，“第一夫人”都是非官方的称呼，既不是职务，也不同于勋爵之类的名誉头衔。“第一夫人”是一种尊称，是西方文化的产物。“第一夫人”代表着家庭价值，其文化本质是政治领袖朴实、浪漫的家庭生活，是对女性的尊重。因此，“第一夫人”并不体现大国之荣光，她所体现的是一个社会的价值观念。

这个如今已经被全球大多数国家广泛接受的称呼，历史并不久远，它起源于美国，直到十多年前，才被

“债台高筑”源于周赧王

债台高筑的典故，出自周赧王——东周最后一位君主。当时，秦国势力膨胀，威胁周王室。楚国给周赧王出主意，请他以天子名义号召各诸侯国协力攻秦。周赧王马上凑起一支军队，可没有武器和粮饷，于是向境内富户借钱，答应日

后以战利品偿还。

结果，诸侯国爽约，伐秦没能成行，周赧王亦无钱还债。被讨债的逼急了，他躲到王宫后面的一个高台上——后人称之为“逃债台”，即逃债台。（摘自《洛阳晚报》）

帜下降到离旗杆的顶端有一段距离的地方。到17世纪下半叶，这种志哀方式由海上传到陆上，遂为各国所采用。（摘自《北京晚报》）

“座右铭”源于酒具

“座右铭”最初是指一种被称为歌器的酒具。

歌器空着时往一边斜，装大半放在座右警戒自己。时过境迁，后人感到用文字更能准确表达思想，便改用铭文代替歌器放在座右。这就是“座右铭”了。（摘自《知识窗》）